





北史卷三十

列傳第十八

盧玄

玄孫思道  
元明潛

昌衡

盧柔

子愷

盧觀

弟仲宣  
從子文偉  
叔彪

盧同

子斐  
光  
兄子景裕  
光從弟勇  
景裕弟辯

盧誕

盧玄字子真范陽涿人也曾祖湛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祖偃父  
邈並仕慕容氏偃為營丘太守邈為范陽太守皆以儒雅稱神麌  
四年太武辟召天下儒儁以玄為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本州大  
中正使馮弘稱臣請附外兄司徒崔浩每與言輒歎曰對子真使  
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創制立事各

盧玄

同

氏圖

有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浩當時雖無以異之竟於不  
納浩歎頗亦由此後賜爵固安子散騎常侍使宋宋文帝與之言  
嘉歎良久曰中郎卿曾祖也還遇疾歸鄉卒贈平東將軍幽州刺  
史固安侯謚曰宣子度世字子遷幼聰達有計數爲中書學生應  
選東宮弱冠與從兄遐俱以學行爲時流所重遐特爲崔浩所敬  
位至尚書光祿大夫范陽子度世後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  
家羈匿之使者囚羈長子將加捶楚羈誠之曰君子殺身以成  
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拷掠乃至火焚其體因以物故卒  
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羈妹以報其恩太武臨江宋文使其殿上  
將軍黃延年至帝問曰盧度世坐幽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  
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帝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籍  
沒者度世乃出拜中書侍郎襲爵與安初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

遼西獻王廟進爵爲侯後除散騎侍郎使宋應對宋侍中柳元景  
失衷還被禁劾經年乃釋除濟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  
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後坐事免尋除青州刺史  
未拜卒謚曰惠四子伯源敏昶尚之初玄有五子唯度世嫡餘皆  
別生崔浩之難其庶兄弟相欲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  
每誠絕妾孽以防後患至伯源兄弟婢妾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  
舉接爲識者所非伯源小名陽烏性溫雅寡欲有祖父風敦尚學  
業閨門和睦襲侯爵降爲伯累加祕書監本州大中正時孝文帝  
將立馮后先問伯源請更簡卜帝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伯源  
曰雖奉勅如此然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馮誕有  
盛寵深以爲恨伯源不以介懷及孝文議伐齊伯源表以爲萬乘  
親戎轉運難繼詔雖不從而優答之尋以齊武帝殂停師時涇州

盧伯源傳趙郡王幹  
晉關中諸軍事伯源  
使持節安南將軍為  
討其破涇州者蓋以安  
南將軍出也北史載破  
老而不言其為安南將  
軍則都督關中事則  
亦無著落矣  
安南軍當作安西魏書  
作安南似誤

羗叛殘破城邑伯源以步騎六千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  
眾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伯源年十  
四嘗詣長安將還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  
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得聲名甚盛望踰公輔  
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  
門請見言叙平生未幾守儀曹尚書及齊雍州刺史曹武請降乃  
以伯源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鄧辭以儒生不  
行軍事帝不許伯源曰臣恐曹武為周魴耳陛下宜審之武果偽  
降伯源乃進攻赭陽師敗坐免官爵尋遭母憂服闋兼太尉長史  
後為徐州京兆王愉兼長史愉時年少事無巨細多決於伯源伯  
源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人和南徐州刺史沈陵密謀叛伯源屢  
有表聞朝廷不納陵果逃叛時之餘黨伯源皆撫而赦之唯歸罪  
於陵由是眾心乃安景明初卒於祕書監年四十八贈幽州刺史  
復本爵固安伯謚曰懿初謚父志法鍾繇書子孫傳業累世有能  
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跡伯源習家法代京宮殿多其所題白馬公  
崔宏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伯源與李冲特  
相友善冲重伯源門風伯源私冲才官故結為婚姻往來親密至  
於伯源荷孝文意遇頗亦由冲伯源有八子長子道將字祖業應  
襲父爵而讓第八弟道舒詔不許道將引清河王國常侍韓子熙  
讓弟采輿陽男之例詔乃許之道將涉獵經史風氣蹇諤頗有文  
才為一家後來之冠諸父並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虛矜  
相待勰為中軍大將軍辟行參軍累遷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  
毅霍原之墓為之立祠優禮儒生厲勸學業敦課農桑墾田歲倍  
卒於司徒司馬贈太常卿謚曰獻所為文筆數十篇子懷祖太學

魏作王伯  
達

行親作晉

采魏作仲

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卒子莊少有美名位都水使者卒官懷祖弟  
懷仁字子友涉學有辭性恬靜蕭然有閑雅致歷太尉記室弘農  
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撰中表實錄  
二十卷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  
得常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絕  
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以爲然子彥卿有學尚仕隋位御  
史撰後魏紀三十卷貞觀中位石門令東宮學士道將弟道亮字  
仲業隱居不仕子思道

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通悅不羈年十六中山劉松爲人作碑銘  
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俊  
復爲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  
魏收借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物齊天保  
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由是前後再被笞辱因而落泊不調後  
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  
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  
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  
稱爲八米盧郎後漏泄省中語出爲丞相西閤祭酒歷太子舍人  
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家嘗於薊  
北悵然感慨爲五言詩見意世以爲工後爲給事黃門侍郎待詔  
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  
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  
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未幾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  
期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思道罪當斬已  
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令作露布援筆立成文不加點神舉

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隋文帝爲丞相遷武陽太守位下不得志爲孤鴻賦以寄其情其序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以下皆分庭致敬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踈嬾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紳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滑沃野彌望囂務旣屏魚鳥爲隣有離羣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旣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子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南翔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鶴鸞已降罕見其儔而鍛翮墻陰偶影獨立唼喋批稗雞鶩爲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末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云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恃才地多所是官途淪滯旣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世歲餘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爲散騎侍郎參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爲不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上甚惜之遣使吊祭焉集二十卷行于世子赤松大業中位河東縣長道亮弟道裕字寧祖少以學尚知名風儀兼美尚獻文女樂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卒於涇州刺史謚曰文道裕弟道虔字慶祖粗閑經史兼通算術尚孝文女濟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公主驕淫聲穢遐邇無疾暴薨時云道虔所害宜武祕其事不苦窮之後靈太后

追主薨事黜道虔令終身不仕道虔外生李或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藉託末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以議曆勳賜爵臨淄伯天平中歷都官尚書本州大中正幽州刺史加衛大將軍卒官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謚曰文恭道虔好禮學難齊尚書令王儉喪服集記七十餘條爲尚書同寮於草屋下設雞黍之膳談者以爲高昧且將上省必見其弟然後去奴在馬上彈琵琶道虔聞之杖奴一百公主二子昌寓昌仁昌寓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後司馬氏見出更娉元氏甚聰悟常升高座講老子道虔從弟元明隔紗幃以聽焉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昌衡最知名

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沈靖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英妙昌衡與之俱被推

重故幽州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仕魏兼太尉外兵參軍齊受禪歷平恩令右僕射祖孝徵薦爲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明始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尚守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浸微昌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王循並爲後進風流之士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周武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修禮令隋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文帝嘗大集羣下令自陳功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穎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濟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爲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各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爲世表行爲士則論之者以爲美談常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人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性寬厚不



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  
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爲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  
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二百段昌衡自以年在縣車上表乞骸骨優  
詔不許大業初徵爲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子寶素寶胤道  
虔弟道侃字希祖沈雅有學尚位州主簿卒以弟道約子正達爲  
後道侃弟道和字叔雍兄弟之中人望最下位冀州中軍府中兵  
參軍卒子景猷弘農太守景猷子士彥有風槩隋開皇中爲蜀王  
秀屬以秀所爲不軌辭疾終於家道和弟道約字季恭位司徒屬  
幽州大中正興和末除衛大將軍兗州刺史在州頗得人和卒贈  
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正通少有令譽位開府諮議卒妻謝氏與  
正通弟正思淫亂爲御史所劾人士疾之正思弟正山字公順早  
以文學見知爲符璽郎待詔文林館正思兄弟以齊太后舅氏武  
平中並得優贈道約弟道舒字幼安襲父爵位中書侍郎卒子熙  
裕襲熙裕清虛守道有古人風爲親表所敬伯源弟敏字仲通小  
字洪崖少有大量孝文器之納其女爲嬪位儀曹郎早卒贈威遠  
將軍范陽太守謚曰靖五子長義僖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沈雅  
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少爲僕射李冲所歎美起家祕書郎累遷  
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誦與之交款每與  
故舊李神儁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存輒連數日得以諮詢  
政道其見重若此後君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  
李神儁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旣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  
得苟求富貴也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  
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慮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  
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謂此耳

從恐禍大而連速誦乃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勅停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普泰中除都官尚書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義僖寬和畏慎不妄交款性清儉不營財利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人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怡然甘之卒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孝簡子遜之清靖寡欲位太尉記室參軍義僖四弟並遠不逮兄也

敏弟昶字叔達小字師顏學涉經史早有時譽太和中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孝文詔昶曰密邇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勅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南人語致疑盧昶若彼先有知識欲見但見須論卽論昶正寬柔君子無多文才

或主客命卿作詩莫以昶不作便罷也凡使人以和爲貴勿相矜夸見於色貌及至彼遇齊明立孝文南討昶兄伯源爲別道將而齊明以朝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鯁大怖淚汗橫流齊明以腐米臭魚莖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蹇愕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孝文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乃俛眉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修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縱不能遠慙蘇武寧不近愧思寧遂見罷黜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以爲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怨嗟則白鼠至因陳時政多所勸誡詔書褒美其意轉侍中又兼吏部尚書尋卽正仍侍中昶守職而已無所激揚與侍中元暉

遂下當有以三字或遂上有文字

魏作莫以本是南人言語致慮盧昶二字行

愕當作語

盧祖傳先是琅琊人  
主劉訥來降祖即遣  
其往赴之表請後梁  
軍來攻祖未請益軍  
及祖宣武屢詔報曰  
我以慎為防守量度  
我必先遣軍四千人  
遣蕭寶夔往援祖  
年以敗退北史則謂太  
多全不見此曲抑  
傳文與守胸亦祖所  
述見蕭寶夔傳而  
本傳不載此親書之  
乃其史并不載胸山來  
降事愈失之矣

等更相朋附為宣武所寵時人鄙之出為徐州刺史祖既儒生本  
少將略又羊社子熒為祖司馬專任戎事掩祖耳目將士怨之胸  
山戍主傳文驥糧糗俱罄以城降梁祖見城降先走退諸軍相尋  
奔遁遇大寒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大半自魏經略江右唯中山  
王英敗於鍾離祖於胸山失利最為甚焉宣武遣黃門甄琛馳驛  
鎖祖窮其敗狀詔以免官論月餘將統以下悉聽依赦復任未幾  
拜太常卿仍除雍州刺史進號鎮西將軍加散騎常侍卒官謚曰  
穆祖寬和矜恕善於綏懷其在徐州戍兵有疾親自檢恤至番兵  
年滿不歸容克後役終祖一政然後始還人庶稱之

子元聿字仲訓無他才能尚孝文女義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  
太尉司馬光祿大夫卒贈中書監子士晟儀同開府掾元聿第五  
弟元明字幼章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彩閑潤進退可觀永安初

長兼尚書令臨淮王彧欽愛之及彧開府引為兼屬仍領部曲孝  
武登阼以郎任行禮封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  
山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就之  
言別賦詩為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  
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  
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害尋其亡日即是發夢之夜天平中兼吏  
部郎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還拜尚書右丞囿轉散騎常侍監  
起居積年在史館了不措意又兼黃門郎本州大中正元明善自  
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雜論數十  
篇諸文別有集錄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  
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  
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明

兄子士啓淫汙元明不能離絕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以此貶之元明弟元緝字幼緒克麤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位輔國將軍司徒司馬贈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幽州刺史謚曰宣昶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羨夏亦以儒素見重位司徒左長史前將軍濟州刺史光祿大夫長子文甫字元祐涉歷文史有名譽於時位司空行參軍文甫弟文翼字仲祐少甚輕躁晚頗改節以軍功賜爵范陽子位太中大夫文翼弟文符字叔偉性通率位通直散騎侍郎子潛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累遷大將軍府中兵參軍機事強濟爲文襄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於潁川文襄重其才識潛常從容白文襄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文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中除左戶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松年李熙等俱被禁止會清河王岳救江陵特赦潛爲岳行臺郎還歷中書黃門侍郎爲奴誣告謀反文宣明之以奴付潛潛不之責黃門鄭子默奏潛從清河王岳南討岳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瑱賂遣還不奏聞文宣杖潛一百仍截其鬚潛顏色不變歷魏尹丞司州別駕江州刺史所在有善政孝昭作相以潛爲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爲揚州刺史勅潛與琳爲南討經略後除行臺尚書儀同三司王琳銳意圖南潛以爲時事未可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武成追琳入鄴除潛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績爲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卿宜深備之文宣初平淮南給復十年年滿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稅頗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官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勅送突厥馬數千

匹於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勅括江淮間馬並  
 送官廩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  
 靖武平三年徵為五兵尚書揚州吏人以潛斷酒肉篤信釋氏大  
 設僧會以香花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  
 幾復為揚州道行臺尚書四年陳將吳明徹來寇領軍封輔相赴  
 援陳兵及峴輔相不從潛固爭不得憂憤發病臥幙下果敗陳人  
 遂圍壽陽壅芍陂以水灌之詔王長春為南討都督長春軍次河  
 南多給兵士糧便鳴角欲引而賤糴其米及頓兵更貴糶其米乃  
 之虔景和擁眾十萬於淮北不進壽陽城中青黑龍升天城尋陷  
 潛及行臺僕射王貴顯特進巴陵王王琳扶風王可朱渾孝裕武  
 衛將軍奚永樂儀同索景和仁州刺史酈伯偉霍州刺史封子繡  
 泰州刺史高子植行臺左丞李駒駱等督將五十八軍士一萬皆

引下疑有遺  
 乃之二字似誤  
 處疑作皮

沒焉陳人殺王琳餘皆囚於東冶陳主欲知齊之虛實乃出潛曰  
 囚本屬幽州於河北最小口有五十萬落陳者唯與酈伯偉二人  
 耳時李駒駱將逃歸并要潛潛曰我此頭面何可誑人吾少時相  
 者云沒在吳越地死生已定弟其行也因寄書與弟士遠曰吾夢  
 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既而歎曰壽陽陷  
 吾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於是  
 閉氣而絕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兗州刺  
 史無子以弟士遠子元孝嗣潛雅性貞固祖珽常要潛陷仁州刺  
 史劉逖許以高位潛曰如此事吾不為也行臺慕容恃德常所推  
 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為人有如昆弟我死持上駢馬與  
 之其子以他馬往恃德柩出門自停不可動巫祝以為恃德聲怒  
 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駢馬其子遽奉命柩乃行潛以馬價為

起作出潛明之  
 潛曰

營福事其為時重如此士遽字子淹少為崔昂所知昂云此昂季足為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位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中山太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度世之為濟州也魏初平升城無鹽房崇吉母傳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被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供恤每覲見傳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及伯源祖等竝循父風遠親疎屬叙為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門之禮為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百口在洛時有饑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季常旦省諸父出坐別室暮乃入內朝府之外不妄交遊其相勗以禮如此又一門二

連當世以為榮伯源兄弟亡及道將卒後家風衰損子孫多有非

法幃簿混穢為時所鄙度世從祖弟神寶位中書博士孝文為弟高陽王雍納其女為妃初玄從祖兄溥慕容寶之末統攝鄉部屯海濱殺其鄉姻諸祖十餘人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天興中討禽之溥玄孫洪字曾孫太和中位中書博士樂陵陽平二郡太守幽州中正洪三子長子崇少立美各有識者許之以遠大卒於驃騎府法曹參軍崇子柔

柔字子剛少孤為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靖亦同已親親族歎重之性聰敏好學未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頗使酒誕節為世所譏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焉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詔賀拔勝出牧荊州柔謂因此可著功績遂從勝之荊州以柔為太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之機務柔多預之及勝為太保以柔為掾孝武後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柔曰高歡託晉

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席卷赴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荆之地通款梁國可以庇身功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不應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遂南奔梁柔亦從之勝頻表梁武帝求歸關中梁武帝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製因遣舍人勞問并遣縑錦後與勝俱還行至襄陽齊神武懼勝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懼乃棄船山行羸糧冒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者大半至於死大統二年至長安封容城縣男周文帝引為行臺郎中除從事中郎與郎中蘇綽掌機密時沙苑之役太軍周捷汝穎之間多舉義來附書翰往反日百餘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進爵為子累遷中書侍郎兼著作撰起居注後為黃門侍郎周文知其貧解衣賜之後遷中書監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內史大夫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啓行於世者數十篇子愷嗣

愷字長仁性孝友神清穎悟涉獵經史有當世幹能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為記室從憲伐齊栢社鎮下之遷小吏部大夫時染工王神歡者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為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為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縉紳並列實恐鵜翼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轉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向奉明勅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為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為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建德四年李穆攻拔軹關栢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大悅曰盧愷文章大

至子死有  
脫文卷周書  
當補未行  
失道幾五字

進荀景禧故是令君之子大象元年拜東都吏部大夫隋開皇初  
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進爵爲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  
敷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  
寮以愷爲上固讓不敢受文帝曰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  
無勞飾讓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  
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  
尉遲迴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達累轉海州刺史吏部  
預選者甚多愷不卽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竝  
以鄉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攣蹇才用無算  
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  
以爲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爲舍人夔  
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

威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幸至所不知便行朋附姦臣之  
行也於是除名卒於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  
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崇弟仲義字  
小黒知名於世位員外散騎侍郎幽州刺史崇兄弟官雖不達婚  
姻常與玄家齊等洪弟光宗位尚書郎光宗子觀

觀字伯舉少好學有雋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  
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  
遷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觀弟仲宣小名金才學優洽乃踰於觀但文體頗細兄弟俱以文  
章顯論者美之位太尉屬魏孝莊帝初遇害河陰乃兄觀竝無子  
文集莫爲撰次罕有存者仲宣弟叔彪

叔彪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爲人爲賀拔勝荊州



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彪歸本縣築室臨陂優遊自適齊文襄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布裙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辭疾不受孝昭卽位召爲中庶子問以世事叔彪勸討關西畫地陳兵勢請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實之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成此謀略帝命元文遙與叔彪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寢武成卽位拜儀同三司判都官尚書出爲金州刺史遷太子詹事叔彪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還其價而不計歲歲常倍餘旣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常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爲子費叔彪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殮葵菜木椀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與族弟士邃皆以寒餒斃周將宇文神舉以二人有名德收而葬之洪從弟附伯附伯弟侍伯竝有學識附伯位滄州平東府長史侍伯南岐州刺史侍伯從弟文偉

文偉字休族父敞位議郎後以文偉勲贈幽州刺史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儁案舊迹脩督亢陂溉田萬餘頃人賴其利儁脩立之功多以委之文偉旣善於營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稻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振贍彌爲鄉里所歸及韓樓據蘇城文偉率鄉閭守范陽樓平以功封大夏縣男除范陽太守莊帝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留文偉行州事自率兵赴定州爲爾朱榮將侯深所敗文偉走還本郡仍與高乾兄弟相影響屬神武至信都文偉遣

子懷道奉啓陳謝中興初除安州刺史不之官尋轉幽州刺史安州刺史盧胄亦從靈助舉兵靈助敗因據幽州降爾朱兆兆仍以爲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入後除青州刺史文偉輕財愛客善於撫接好爲小惠是以所在頗得人情經紀生資常若不足致財積聚承候寵要餉遺不絕卒贈司徒公尚書右僕射謚曰孝威子恭道性溫良頗有文學位范陽郡太守有德惠先文偉卒贈度支尚書謚曰定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爲後生之俊舉秀才至鄴趙郡李祖勳嘗宴諸文士齊文宣使小黃門勅祖勳曰蠕蠕旣破何無賀表使者待之諸賓皆爲表詢祖俄頃便成其詞云昔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工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有宿德朝士謂曰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鸞雀相賀天保未爲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快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曰故舊皆有所廢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旣至役所作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略曰板則紫栢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邢邵常戲曰卿小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蒼蒼在鬢羞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贍旣有口辯好臧否人物衆共嫉之言其謠於從妹宗人思道謂曰大夏何爲招四海議詢祖曰骨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者萬國與思道俱爲北州人俊魏收揚譽思道而以詢祖爲不及詢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翮旣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爲人長廣太守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

彌衡思道無水稜文舉後頗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有文集十卷皆遺逸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既家預義舉神武親待之卒於烏蘇鎮城都督懷道弟宗道性麤率効作狂俠位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座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卽以遺之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其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城坡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人醉言疎失宗道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各玄族子輔字顯光本州別駕子同

同字叔倫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熙平初累遷尚書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百姓歲調皆長七八十尺以邀憂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案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罪兼褒同在公之績明帝

世朝政稍稀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表言竊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案並復乖舛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刑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句奏案若名級相應者卽於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案對掌進則防揩洗之僞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勳書上省唯別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爲苟且今請征職白身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官名曹別錄曆皆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竝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吏部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勳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

人不少良由吏部無法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叙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目遷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詔從之同又奏曰臣伏思黃素勳簿政可麤止姦僞然在軍虛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案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以上卽令給券其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勳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以上亦具書於券各盡一行當行豎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陣某官某勳印記爲驗一支付勳人一支付行臺記至京師送門下別函守錄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所以征勳轉多叙不可盡者良由歲久生姦積年長僞巧吏階緣偷增遂甚請自今爲始諸有勳簿已經奏賞者卽廣下遠近云某處勳判咸令知聞立格酬叙以三年爲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內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庶使酬勤速申立効者勸事不經久僥倖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勳簿之法征還之日卽應申送然頃來行臺督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勳書姦僞之原實自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勳簿不聽隔月詔復依行元義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敗之義以同爲持節兼黃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正黃門同善事在位爲義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義旨論者非之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爲都水使者同啓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論者稱之營州城人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爲良齋書喻之德興乃降安輯其人而還德興復反詔同爲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

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爲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  
反政以同義黨除名莊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  
以前慰勞德興功封章武縣伯正除七兵轉殿中普泰初除侍中  
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久病牽強啓乞儀同初同之爲  
黃門也與節閔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爲人素相款託帝以恩舊許  
之除儀同三司永熙初薨贈尚書右僕射四子長子斐嗣

斐字子章性殘忍以彊斷知名齊文襄引爲大將軍府刑獄參軍  
謂云狂簡斐然成章非嘉名字也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別典京  
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爲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  
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  
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入伺察官人罪失動卽奏聞朝士見  
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爲校事斐揚揚得志言必自矜後以謗

史事與李庶俱病鞭杖死獄中斐弟筠青州中從事同兄靜好學  
有風度飲酒至數斗不亂終於太常丞太統初贈太僕卿平州刺  
史靜子景裕

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少敏專經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  
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二業唯在注解其  
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  
得由是世號居士節閔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其見親遇待以  
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  
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間邢  
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西魏齊神武命  
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旣而舍之使教  
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

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  
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僞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  
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  
儼然風誦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初元顥  
入洛以爲中書郎普泰中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  
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弊衣糲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  
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神武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  
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惲每譯  
諸經論輒託景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  
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謂誦千  
遍臨刑刃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景裕弟  
辯

辯字景宣少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舉秀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  
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  
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修矣節閔帝立除中書舍人屬齊神武  
起兵信都旣破爾朱氏遂鼓行指洛節閔遣辯持節勞之於鄴神  
武令辯見其所奉中興主辯抗節不從神武怒曰我舉大義誅羣  
醜車駕在此誰遣爾來辯抗言酬答守節不撓神武異之捨而不  
逼孝武卽位以辯爲廣平王贊師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會  
萬僧於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辯曰石立社移自  
古有此陛下何怪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  
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道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  
安封范陽縣公歷位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加本州大中正周文  
帝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常召顧問遷太子少保領國子

祭酒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轉少師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修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郡公自孝武西遷朝儀湮墜于時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晷刻渾儀皆令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多依古禮性彊記默識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尚書令及建六官爲師氏中大夫明帝卽位遷小宗伯進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爲宜州刺史以患不之部卒謚曰獻配食文帝廟庭子慎嗣位復州刺史慎弟銓性趨捷善騎射位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辯前代名德追封沈國公初周文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宮革漢魏之法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孤時未建東宮其太子官員改創未畢尋又改典命爲大司禮置中大夫自茲厥後世有損益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保定四年改宗伯爲納言禮部爲司宗大司禮爲禮部大司樂爲樂部五年左右武伯各置大夫一人以建德元年改增宿衛官員二年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爲官之長士貳之是歲又增改東宮官員三年初置太子諫議大夫員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友員各二人學士六人四年又改置宿衛官員其司武司衛之類皆後所增改太子正官尹之屬亦後所創置而典章散滅弗可復知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情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史增置上大

夫等則令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錄于時雖行周禮內

外衆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

周書卷之六十四 職官志 附載  
周官制北史略增  
漢多訛誤如左右  
金紫光祿大夫分言  
又左右先于左冠軍  
國等將軍舉其例  
下兩將軍也分言之  
去等字誤議議  
大夫亦於其附人建  
四年所增改亦周書  
所無不能詳辨略記于  
周書云改定六官天  
官地官府春官府  
夏官秋官冬官  
府人多不錄其後所  
載名號及命數則皆  
春漢等官而非大官之  
大如家宰家宰以下及  
官伯正之類皆不見  
于周書志亦略不  
載而周文所載之官  
則遠無可及北史于辨  
傳大率因其舊於天  
官府等吏則之至其  
增改則數周書稍  
詳然不能有所是正也

傳內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之闕文也柱國大將軍建德  
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將軍也正九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建德四年改爲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儀同大將軍仍增上儀同大將  
軍雍州牧九命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戶三萬以上州刺史正八命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右金紫  
光祿大夫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戶二  
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八命平東平西平南平北等將軍右銀青  
光祿大夫前右左後等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  
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州刺史正七命冠軍將軍太中  
大夫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州刺史戶一萬五千  
以上郡守七命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建忠將軍誠議大夫別將開

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戶一萬以上郡守正  
六命中堅將軍右中郎將寧朔將軍左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  
長史司馬司錄戶五千以上郡守大呼藥六命寧遠將軍右員外  
常侍揚烈將軍左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史  
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  
縣令正五命伏波將軍奉車都尉輕車將軍奉騎都尉四征中鎮  
撫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一  
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七命宣威將軍武  
賁給事明威將軍穴從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  
曹參軍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八命州  
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正四命襄威將軍給事中厲  
威將軍奉朝請軍主開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

柱國大將軍  
周書有大將軍  
將軍三等  
驃騎大將軍  
周作驃騎車  
騎等大夫  
開府儀  
同三司其兩  
年所增周  
書不載

太子印周作  
驃騎車騎  
等將軍  
周作左右光  
祿大夫金  
紫銀青並同

周作前後  
軍左右將軍  
無等字

周作太中  
散大夫  
周作鎮遠建  
忠將軍中  
等將軍中  
字誤

正六命之五  
周有大呼  
藥

伏波將軍  
在正五命上  
誤分子後

七命之當作  
五

襄威將軍  
宣威



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四命威烈將軍右員外侍郎討寇將軍左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柱國大將軍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將軍府長史司馬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中從事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正三命蕩寇將軍武騎常侍蕩難將軍武騎侍郎開府參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正六命州中從事六命郡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戌主正六命州呼藥三命殄寇將軍強弩司馬殄難將軍積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正二命掃寇將軍武騎司馬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五命郡丞戌副二命曠野將軍殿中司馬橫野將軍員外司馬冠軍

依例周當作  
強弩積弩  
司馬周無積  
弩二字此又  
周之脫文

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正一命武威將軍淮海都尉武牙將軍山林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軍一命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辯所制定之後又有吐革今粗附之云辯弟光光字景仁性溫謹博覽羣書精於三禮善陰陽解鍾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釋褐司空府參軍事及魏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遙授晉州刺史大統六年攜家西入除丞相府記室參軍賜爵范陽縣伯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改封安息縣伯歷位京兆郡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進爵燕郡公虞州刺史行陝州總管

府長史卒官周武帝少嘗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恒典贈少傅謚曰簡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常從周文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帝遙指山上謂群公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卽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歎因立寺焉及爲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聽事登牀南首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注道德經章句行于世子賁

賁字子徵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在周襲爵燕郡公歷位魯陽太守太子少宮尹儀同三司司武上士時隋文帝爲大司馬賁知帝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文帝被顧託羣情未一引賁置左右帝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帝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

所去親

公卿而謂曰欲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內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旣而帝得入賁恒典宿衛承間進說以應天順人之事帝從之及受禪命賁清宮因典宿衛賁乃奏改周旗幟更爲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將軍及高熲蘇威共掌朝政賁甚不平時柱國劉昉被疎忌賁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熲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將數謁殿下恐爲上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昉等委罪於賓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帝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各賓未幾卒歲餘賁復爵位檢校太常卿以古樂宮縣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乃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

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  
簋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爲簋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  
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縣七以林鍾爲宮夫樂者政之本  
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  
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安危斯應周武以林鍾爲宮蓋將亡  
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卽黃鐘下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於  
皇朝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  
冥數相符非關人事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  
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帝竟從之改七縣八黃鍾爲宮詔賁與  
儀同楊慶和刊定周齊音律未幾歷郢號懷三州刺史在懷州決  
沁水東注名曰利人渠又派人温縣名曰温潤渠以溉烏鹹人賴  
其利後爲齊州刺史忠耀官米而自耀坐除名後從幸洛陽帝從容  
謂曰我始爲大司馬及總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爲恩舊卿若無  
過位與高煇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處牧  
伯之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賁  
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叙功績有怨言帝大  
怒謂羣臣曰吾將與賁一州觀此不可復用後皇太子爲其言曰  
此輩竝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  
也微劉昉鄭譯及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  
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玉輔  
政此輩行詐領命於我我將爲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譯  
爲巫蠱於後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  
也非我棄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  
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

安之上曰然遂廢卒於家

勇字季禮景裕從弟也父壁魏下邳太守勇初與景裕俱在學其叔同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與吾門者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邢以勇爲本郡范陽王時年十八後葛榮又以勇爲燕王齊神武起兵盧文偉召之不應余朱氏滅乃赴晉陽神武署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令勇典其事鄉郡公主虛僦千餘車勇劾之公主訴於神武而勇守法不虧神武謂郭秀曰盧勇慄慄有不可犯色真公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止納租而已後行洛州事元象初官軍圍廣州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請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各攜一馬至大鵬山知西魏將李景和將至勇乃多置旛旗於樹頭分騎爲數十隊鳴角直前會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蠻而還再遷揚州刺史鎮宜陽叛人韓木蘭陳忻等常爲邊患勇大破之啟求入朝神武賜勇書曰吾委卿揚州安枕高臥無西南之慮矣表啓宜停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卒年三十二勇有馬五百匹私造甲仗遺啓盡獻之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武貞

誕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隸書有名於世仕慕容氏位給事黃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慕容氏滅入魏爲魯郡守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既沒哀毀六年躬營墳壙遂有終焉之志景明中被徵入洛授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並稱疾不朝乃出爲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焉誕於度世爲族弟幼而通亮博學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累遷輔國因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別駕北豫州都督府

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西魏遣大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人奉候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固安縣伯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是親幸晉王第勅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周文帝又以誕儒宗學府爲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恭帝二年除祕書監後以疾卒

論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爲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絕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伯源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思道一代俊偉而宦途寥落雖曰窮通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乎潛及昌衡雅素之絕家風克嗣堂構無虧子剛使酒誕節蓋亦明珠之類長仁諫說可重一簣而傾惜矣伯舉仲宣文雅俱劭叔彪志尚宏遠任俠好謀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間關夷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爲佐命之一也詢祖辭情艷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位遇未聞弱年天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焉叔倫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子章殘忍爲志咎之徒也景裕兄弟雅業可宗雖擇木異邦而立名俱劭辯損益成務其殆優乎勇雖文武異趣各其美也賁二三其德雖取悅於報已而移之在我亦安能其罵人見遺末路尚何足怪誕不殞儒業亦足稱云

北史卷三十一

列傳第十九

高允

從祖弟祐 祐曾孫德正  
祐從子乾 昂 季式

高允字伯恭勃海蓆人漢太傅

哀之後也曾祖慶慕容垂司空祖

父泰吏部尚書父韜少以英朗

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推敬亦仕慕

容垂為太尉從事中郎道武平

中山以為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

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

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

必為一代偉器但吾恐不見耳

年十餘歲祖父泰喪還本郡允推

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未

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

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

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欣

戚遺得喪之致神麈三年太武

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

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年四十餘

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不決表允

西川屯園  
氏唐定宋

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太武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以謀平涼州之勳賜爵汶陽子後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源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爲秦王翰傅後勅以經授景穆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共定律令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爲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

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  
田禁悉以授百姓初崔浩薦龔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  
爲郡守景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  
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人宜使  
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其不免乎  
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  
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  
幄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鑿公孫質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  
鑿等爲親已怒而絕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  
郟欒性巧佞爲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  
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坑內諸書班浩所注并求勅浩注  
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述才湛等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  
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  
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  
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  
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旣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  
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  
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  
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逃亂失次耳臣向  
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  
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逃亂帝謂景穆曰直哉  
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  
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  
皆有條理時帝怒甚勅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



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  
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  
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  
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以  
不同已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  
誠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  
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  
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  
本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寔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  
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  
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  
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  
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鬻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  
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  
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  
分給貧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景穆之崩也允  
久不進見後見升階歔歔悲不能止帝流淚命允便出左右莫知  
其故相謂曰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帝聞之召而謂曰汝  
不知高允悲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請是以得免今無東  
宮允見朕悲耳先是勅允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  
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帝覽而告之曰  
高允之明災異亦嘗減崔浩乎及文成卽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  
等皆受重賞允旣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  
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諫曰臣

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未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近若廣脩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軍士及諸雜役須二萬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况數萬之衆其所損費亦已多矣帝納之允以文成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絕雖條旨久逝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云爾之教矣人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采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人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縶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泉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上爲之而不輟而禁下人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馮致食饗之禮今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如夫妻損敗風化黷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

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  
外相混酒醉喧曉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汗辱視聽朝廷積習以  
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  
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  
如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廷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  
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  
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  
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  
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  
面陳而上表顯諫以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已之美至如高允者真  
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  
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曾

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耳皆至公  
玉此人執筆臣我不過著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  
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  
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  
布被縑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卽賜  
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忱爲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  
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  
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  
樵採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没入縣  
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  
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  
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

字貴賤著議紛紛允遂作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  
領祕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  
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  
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未見是  
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  
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  
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  
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  
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  
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  
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卑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  
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  
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旣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  
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爲人物所  
推如此文成重允常不名之恒呼爲令公公之號播於四遠矣  
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  
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朕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卿  
儒宗元老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  
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  
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  
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聞經典履行忠清堪爲人師者年  
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  
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束修名教者先盡  
高門次及中等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

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  
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其著頌者中  
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玄子真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河內太  
守下樂侯廣寧燕崇玄略上黨太守高邑侯廣寧常陟公山征南  
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高毗子翼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李  
欽道賜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  
銓士衡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閻友規京兆太守趙郡李  
詵令孫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武符中書郎中郎丘子趙郡  
李遐仲熙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輔國大將軍從事中  
郎范陽祖邁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東郡太守蒲  
陰子中山劉策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琛行司隸校尉中都侯  
西河宋宣道茂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鑿中書郎武恒子河間邢穎  
宗敬滄水太守浮陽侯勃海高濟叔仁太平太守原平子鴈門李  
熙士元祕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  
興祖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州主簿長樂潘符郡功曹長樂  
杜熙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祕  
書郎鴈門王道雅祕書郎鴈門閔弼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  
苗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陳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合  
三十四人其詞曰紫氣干天羣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駕掃盪  
遊氛克揃秋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旣寧且壹偃武纒  
兵唯文是恤帝乃虛求搜賢採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壘壘盧生  
量遠思純鑽道據德游藝依仁旌弓旣招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  
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馮影附劉以和親茂祖莞單夙離  
不造克已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

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仕不苟進任理栖遲居冲守約好讓善推  
思賢樂古如渴如饑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和若瑟琴竝  
參幙府俱發德音優遊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  
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爵寔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士衡孤  
立內省靡疾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  
寔邦之秀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  
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寔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  
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說尹西都靈惟作  
傳載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  
仲業深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逢嶮艱當一其操納  
衆以仁訓下以孝化洽龍川人歸其教遵則英賢侃亦稱選聞達  
邦家各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履  
忠竭力致躬出則騁說入獻其功輜軒一舉樵燕下崇名彰魏世  
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  
穆家庭發響九臯翰飛紫冥頻頻省闕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  
之平猗歟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恥于  
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爲四儁華藻雲飛金聲夙振  
中遇沈疴賦詩以訊忠顯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默識該通領  
新悟異發自心曾質侔和璧文照雕龍耀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  
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正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  
子其儀不忒孔稱游夏漢美卿雲越哉伯虔出類踰羣司言祕閣  
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  
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閭閻聞名象魏寥寥儀形邈邈  
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貴潘符櫛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

波絕恹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爲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殫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誌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而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已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屆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王內慶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繁體襲朱裳腰紉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階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所猶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衷心九摧揮毫頌德潛爾增哀皇興中詔允兼太常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獻文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帝覽而善之帝時有不豫以孝文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託附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於是傳位於孝文賜允帛百疋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校依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文成迄于獻文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末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勳進爵咸陽公尋授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爲善者何望乃表脩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遊不以斷決爲事後正光中中書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率郡中故老爲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章十餘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勅州郡發遣至

都復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祕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詔  
 又被勅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孝文覽而悅之常置左右  
 詔允乘車上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頹而志  
 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  
 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  
 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致之尋詔  
 朝晡給御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  
 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  
 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詢以政事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  
 綬朝之大議皆諮訪焉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御馬車迎允就郊  
 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孝文文明太后遣醫藥護  
 療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啓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黃

門蘇興壽扶持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  
 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不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  
 夜手常執書吟味尋覽篤親念故虛已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  
 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  
 講好生惡殺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  
 十餘年初無譴咎始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  
 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年內外稱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  
 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玉經世雖久  
 猶有刑之餘釁况凡人能無咎乎性簡至不妄交遊獻文之平青  
 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饑寒徙人之中多允  
 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振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  
 厚又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



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常孝文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于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疋布二千疋綿五百斤錦五十疋雜綵百疋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詠頌箴論表讚誄左氏釋公羊釋

毛詩拾遺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尤明算法爲算術三卷子忱字士和位長安太守爲政寬惠百姓安之後例降爵爲侯卒子貴賓襲忱弟懷字士仁恬淡退靜位太尉東陽王丕諮議參軍子綽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雅有度量博涉經史稍遷洛陽令爲政強直不避豪右京邑憚之延昌初尚書右丞後爲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聰及綽朋附高肇詔竝原罪歷豫并二州刺史卒謚文簡允弟推字仲讓早有名譽大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常侍使宋南人稱其才辯卒於建業贈臨邑子謚曰恭推弟燮字季和亦有文才太武每詔徵辭疾不應恒笑允屈折久官栖泊京邑常從容於家州辟主簿卒孫市賓永熙中開府從事中郎始神麴中允與從叔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徵濟位滄水太守浮

陽子卒贈冀州刺史謚曰宣子矯襲矯弟遵字世禮賤出其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允允爲作訃乃爲遵父舉哀以遵爲喪主京邑無不吊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後爲營宦路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隨都將長廣公侯窮奇等平定三齊以功賜爵高昌男補安定王相撰太和安昌二殿畫圖後與中書令高閭增改律令進中書侍郎假中書令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使濟克徐三州觀風理訟進中都令及新制衣冠孝文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禮事爲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帝頗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閭李冲等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出爲齊州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驪馬將從百餘屯逼人家不得絲縑滿意則詬詈不去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郡邑苦之旣莅方岳本意未弭選召僚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取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諄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唯貪恠又虐於刑法謂何如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爲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鄧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眷於孝文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寃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別處沐浴引椒而死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尚書右丞爲西道行臺至高平鎮

遇城翻被害遵弟次文雖無位宦而貲產巨萬遵每貴其財又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往反時論貴之毗字子翼鄉邑稱爲長者位征南從事中郎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頗涉經籍允撰脩國記選爲校書郎與其緝著常令模帶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手目稍襄多遣模執筆而占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篇卷模預有功太和中除南潁川太守王肅之歸闕路經縣瓠羈旅窮悴時人莫識模獨經給所須吊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模猶在郡徵報復之由是爲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寬猛相濟頗有聲稱遷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而飾老隱年昧禁自効遂家於南潁川不復歸其舊鄉矣

祐字子集允之從祖弟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孝文賜名焉祖展慕容寶黃門郎道武平中山徙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讜從

太武滅赫連昌以功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位中書侍郎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侍齊縣侯使高麗卒贈冀州刺史假滄水公謚曰康祐兄祚襲爵位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性通放不拘小節自中書學生再遷中書侍郎賜爵建康子文成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時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鮫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乎又有人於靈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孝文初拜祕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司勳之實錄也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祖以後至於文成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疎漏

北史三十一  
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脩綴事可備書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帝從之孝文嘗問祐比水旱不調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曰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早何但當旌賢佐政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賊止矣祐又上疏云今選舉不采職政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又勳舊之臣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皆善之加給事中冀州大中正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爲令時關豫而已出爲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

有黷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給行客不聽婦人寄春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轉宋王劉昶傳以參定律令賜帛粟馬等昶以其舊官年耆雅相祇重拜光祿大夫傳如故昶薨徵爲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久不赴僕射李冲奏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以贖論免卿任復爲光祿卒太常謚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謚爲靈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尚位中書博士早卒和璧子顥字門賢學涉有時譽襲爵建康子仕輔國將軍朝散大夫贈滄州刺史謚曰惠子德正襲德正幼而敏慧有風神儀表初爲齊文宣儀同開府參軍尋知管記事甚相親狎累遷相府掾神武委以腹心徙給事黃門侍郎方雅周慎動見稱述文襄嗣業如晉陽文宣在鄴居守令德正參機

密彌見親重文襄之崩勲將等以續戎事重勸文宣早赴晉陽文  
宣不決夜中召楊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正等策始定以愔從令德  
正居守以爲相府司馬專知門下事德正與文宣舊昵愛言無不  
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爲天文圖讖學又陳山提家  
客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正勸文宣行禪代事德正又固請文  
宣恐愔不決自請赴鄴與愔言乃定還未至而文宣便發晉陽至  
平城都召諸勳將入告以禪讓事諸將莫敢答者時杜弼爲長史  
密啓文宣恐關西因此自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將何以待之才  
云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心縱欲屈強止當逐我稱帝弼無  
以答文宣以衆意未叶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猛獸  
皆以帝王之重不敢妄據尚以人臣終何欲行舜禹事此正是高  
德正教汝又說者以爲昔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

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陰陽緯候  
必宜以五月應天命德正亦敦勸不已仍白文宣追魏收收至今  
撰禪讓詔冊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至五月初文宣發晉陽德正  
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文宣文宣令陳山提馳驛齋事條并密書  
與楊愔山提以五月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陵  
度支尚書陸操太子詹事王昕給事黃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  
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錄尚書事濟陰王  
暉業等總集引入北宮留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文宣發至前  
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城都便不復肯進德正與徐之才  
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  
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九日文  
宣至城南頓所時既未行詔勅諸公文書唯云奉約束德正及楊

當作以德  
正從令愔  
居守此說

齊作平都  
城

情宣署而已受禪日堯難宗染赤雀以獻帝尋知之弗責也是日卽除德正爲侍中又領宗正卿尋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封藍田縣公天保七年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正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朝政多有弘益文宣末年縱酒酣醉德正屢進忠言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正恒以精神陵逼人德正甚憂懼乃移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爲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高德正其疾何似愔知帝內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卽自差帝從之德正見除書而起帝大怒謂曰聞爾病我爲爾計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露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臨陛切責桃枝桃枝乃斬足之五指帝怒不解禁德正於門下省其夜開城門以氈輿送還家旦日德正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妻出拜謝又斬之并其子司徒東閣祭酒伯堅亦見害後文宣謂羣臣曰高德正常言宜用漢除鮮卑此卽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爲諸元報讎也帝後悔贈太保冀州刺史謚曰康嫡孫王臣襲爵藍田縣公給事中通直散騎侍郎德正次子仲武京畿司馬平原郡守顯弟雅字興賢有風度位定州撫軍府長史天平中追贈冀州刺史子德範早有令問位任城太守卒雅弟諒字脩賢少好學多識強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孝文妙簡僚佐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正光中加驍騎將軍爲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逼諒同之不從見害贈滄州刺史又詔以諒臨危受命復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優授一子出身謚曰忠侯諒造親表譜錄四十餘卷自五世以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祐從父

弟翼字次同豪俠有風神孝昌末葛榮作亂朝廷以翼山東豪右  
卽家拜勃海太守翼率合境徙居河濟間魏朝因置東冀州以翼  
爲刺史封樂城縣侯俄除定州刺史以賊亂不行及爾朱兆弑莊  
帝冀保境自守卒中興初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錄尚書六州諸軍  
事冀州刺史謚曰文宣子乾

乾字乾邕性明悟俊偉有智略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俠長而  
脩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起家拜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員外郎騎  
常侍魏孝莊之居藩也乾潛相託附及爾朱榮入洛乾東奔於冀  
乾兄弟本有從橫志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入  
於河濟間受葛榮官爵莊帝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弟相  
率出降朝廷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爾朱榮以乾前  
罪不應復居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是招納驍勇以射獵

齊書莊帝遜位通  
在散騎常侍在乾東  
奔後正史因此致誤

自娛及榮死乃馳赴洛陽莊帝見之大喜以乾兼侍中加撫軍將  
軍金紫光祿大夫鎮河北又以弟昂爲通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令俱歸招集鄉閭爲表裏形援帝親送河橋上舉酒指水曰卿兄  
弟異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  
垂涕受詔昂援劍起舞誓以死繼之以爾朱氏旣弑害遣其監軍  
孫白雞率百餘騎至冀州託言括馬其實欲因乾兄弟送馬收之  
乾旣宿有報復之心而白雞忽至知欲見圖將先發以告前河內  
太守封隆之隆之父先爲尔朱榮所殺聞之喜曰國恥家怨痛入  
骨髓乘機而發今正其時謹聞命矣二月乾與昂潛勒壯士夜襲  
州城執刺史元嶷射白雞殺之於葛榮殿爲莊帝舉哀素服乾升  
壇誓衆詞氣激揚涕泗交集將士莫不感憤欲奉次同爲王次同  
曰和鄉里我不及封皮乃推隆之爲大都督行州事隆之欲逃昂

勃然作色拔刀將斫隆之隆之懼乃受命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俄而靈助被余朱氏禽屬齊神武出山東揚聲以討乾爲辭衆情惶懼乾謂之曰高晉州雄材蓋世不居人下且余朱弒主肆虐正是英雄効節之時今者之來必有深計勿憂吾將諸君見之乃間行與封隆之子子繪俱迎於滏陽因說神武曰余朱氏酷逆痛結人神凡厥生靈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忠起則屈強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結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詳其計神武大笑曰吾事諧矣遂與乾同帳而寢呼乾爲叔父乾旦日受命而去時神武雖內有遠圖而外迹未見爾朱羽生爲殷州刺史神武密遣李元忠於封龍山舉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僞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僞爲之計羽生出勞軍彭樂側從馬上禽所之遂平殷州又共定策推立中興主拜侍中司空公是時軍國草創乾父喪不得終制及孝武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乾雖求退不謂便見從許旣去內侍朝政空闕居常怏怏孝武將貳於神武欲乘此撫之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勒逼之乾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二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孝武便有異志遂不固辭亦不啓神武帝以乾爲誠已時禁園養部曲稍至千人驟令元士弼王思政請賀拔岳討又以岳兄勝爲荊州刺史乾謂所親曰難將作矣禍必及吾乃密以啓神武神武召乾問之乾因勸神武受禪神武以袖掩其口曰勿復言今啓叔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仰委及頻請而帝不答乾懼變啓神武求爲徐州乃以乾爲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將行帝聞其與神武言怒使謂神武曰高乾與朕私盟今復反覆神武聞其與帝盟亦惡之乃封其前後密啓以聞帝對神武使詰乾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既有異圖更言臣反覆以匹夫加諸尚或難免况人主推惡何以逃命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昔然也若死而有知差無負莊帝詔遂賜死於門下省年三十七臨死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諸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後神武討斛斯椿等謂高昂曰若早用司空策豈有今日之舉天平初贈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文昭以長子繼叔襲祖次同樂成縣侯令第二子呂兒襲乾爵乾弟慎字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爲父所愛歷位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自隨爲政嚴酷又縱左右吏人苦之乾死仲密棄州將歸神武武帝勅青州斷其歸路慎間行至晉陽神武以爲大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所迴避累遷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文襄奏令改選焉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爲慎棄暹時爲文襄委任乃爲暹高嫁其妹禮夕親臨之慎後妻趙郡李徽伯女也豔且慧兼善書記工騎乘慎之爲滄州甚重沙門顯公夜常語久不寢李氏患之構之於慎遂被拉殺文襄聞其美挑之不從衣盡破裂李以告慎慎由是積憾且謂暹構已遂罕所糾劾多行縱捨神武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爲北豫州刺史遂據武牢降西魏慎先入關周文率衆東出敗於芒山慎妻子盡見禽神武以其家勳啓慎一房配没而已仲密妻逆口行中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西魏以慎爲侍中司徒遷太

尉慎弟昂

昂字敖曹其母張氏始生一男二歲令婢爲湯將浴之婢置而去  
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積薪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  
之楊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昂性似其母幼時便有壯氣及長俶  
儻膽力過人龍犀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爲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  
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  
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  
故以名字之少與兄乾數爲劫掠鄉閭畏之無敢違忤兄乾求博  
陵崔聖念女爲婚崔氏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  
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乾及昂等並劫掠父次同常繫獄中唯遇  
赦乃出次同語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死後豈有人與我一鍬土  
邪及次同死昂大起冢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鍬土今被  
壓竟知爲人不昂以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旣而奉魏莊帝旨散衆  
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與兄乾俱爲爾朱榮所黜免歸  
鄉里陰養壯士又行抄掠榮聞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卽  
送晉陽及入洛將昂自隨禁於駝牛署旣而榮死莊帝卽引見勞  
勉之時爾朱世隆還逼宮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旣免縲  
繼被甲橫戈與其從子長命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  
壯之卽除直閣將軍賜帛千疋昂以寇難尚繁乃請還本鄉招集  
部曲仍除通直散騎常侍加北平將軍及聞莊帝見害京師不守  
遂與父兄據信都起兵爾朱世隆從叔殷州刺史羽生率五千人  
掩至龍尾坂昂將十餘騎不擐甲而馳之乾城守繩下五百人追  
救未及而昂已交兵羽生敗走昂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  
人比之項籍神武至信都開門奉迎昂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

婦人遺以布裙神武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昂乃與俱來後廢  
帝立除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仍爲大都督率衆從神武破爾朱兆  
於廣阿又討四胡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等三  
千人神武將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合對曰教曹所將部曲練  
習已久不煩更配神武從之及戰神武軍小却兆等方乘之昂與  
蔡儁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兆軍大敗是日微昂等神武幾殆太  
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爲侯及兄乾被殺乃將十餘  
騎奔晉陽神武向洛陽令昂爲前驅武帝入關中昂率五百騎倍  
道兼行至嶠陝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  
昂以兄乾薨此位固辭不拜轉司徒公好著小帽世因稱司徒帽  
神武以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昂渡河祭河伯曰河伯水  
中之神高幹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決醉時山道峻阻巴寇  
守險昂轉鬪而進莫有當鋒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  
將數十人欲入藍田關會竇泰失利神武召昂昂不忍棄衆力戰  
全軍而還時昂爲流矢所中創甚顧左右曰吾死無恨恨不見季  
式作刺史耳神武聞之馳驛啓季式爲濟州刺史昂還復爲軍司  
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練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  
時亦率衆在焉昂與北豫州刺史鄭巖祖握槊貴召巖祖昂不時  
遣枷其使使者枷時易脫時難昂使以刀就枷勿之曰何難之有  
貴不敢較明日貴與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  
之死昂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昂便鳴鼓會兵攻之侯景與冀  
州刺史萬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昂神武  
每申令三軍常爲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爲華言昂常詣相府欲  
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責性好爲詩言甚陋

鄙神武每容之元年進封京兆郡公與侯景等同攻獨孤信於金墉與周文帝戰敗於芒陰死之是役也昂使奴京兆候西軍京兆於傳婢強取昂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已寤而怒使折其二脛時劉桃棒在勃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棒知昂必死遽奔焉昂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西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輕騎東走河陽城太守高永洛先與昂隙閉門不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爲此奴所殺以告盧武將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時年四十八桃棒會喪於路神武聞之如喪肝膽杖永洛二百西魏賞斬昂首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周亡猶未充贈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錄尚書

爭冀州刺史謚曰忠武西魏尋歸教曹首猶可識先是有鵲巢於庭中地上家人怪之及其首函至置正當巢處葬後其妻張氏常見教曹夜來旦去有若生平傍人莫見唯犬隨而吠之歲餘乃絕其故吏東方老爲南兗州刺史追慕其恩爲立祠廟靈像旣成頭上圻裂改而更作裂如初見者咸稱神異子突騎嗣早卒文襄復親簡昂諸子以第三子道額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以道額襲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入周爲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卒於黃州刺史

昂弟季式字子通亦有膽氣太昌初累遷尚食典御尋加驃騎大將軍天平中爲濟州刺史季式兄弟貴盛並有勳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疋衣甲器仗皆備故能追督境內賊盜多致克捷時濮陽人杜靈椿等又陽平路叔文徒黨各爲亂季式並討平之

齊書卷四十四  
季式曰  
不奉命又不侵境  
而有何私遺私軍  
戰史則既不奉命  
三句意遂不明又季  
式若語有賊知軍  
事不能來又不超外  
州若欲未備之開破  
必矣此數語亦不宜  
刪又其與司馬消難  
語亦以刑罰過多不  
能盡其意也

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內何忽遣私軍遠戰季式曰  
我與國家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若以此獲罪吾亦無恨芒  
山之敗所親部曲請季式奔梁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  
共定天下一旦傾危而亡之不義是役也兄昂歿焉與和中行晉  
州事解州仍鎮永安季式兄慎以武牢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奔告  
神武神武待之如初武定中除侍中尋加冀州大中正都督以前  
後功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縣子尋遷太常卿仍為都督隨  
司徒潘樂征江淮間為私使樂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  
赦之四年夏發疽卒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恭穆  
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勳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  
平遊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  
光州勸之朝廷知而容之兄慎叛後少時解職黃門郎司馬消難

及消難出方具言之齊  
書上是有是時尖消難  
宿莫知所在內外驚異  
此三句亦不可刪

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神武婿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酣歌  
留宿旦日重門竝關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邪消難  
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又更索  
一車輪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方俱脫車輪更  
留一宿及消難出方具言之文襄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  
珍羞十舉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宴集其被優遇如  
此自昂起兵為羽翼者有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秋東方老劉士榮  
成五彪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有李希光劉叔宗劉孟和等  
名顯可知者列之後云東方老安德鬲人與昂為部曲文宣受禪  
封陽平縣伯位南兗州刺史後與蕭軌等度江沒李希光勃海菴  
人初隨高乾起兵後位儀同三司楊州刺史文宣責陳武帝廢蕭  
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步騎數萬以天保

裴英起蕭附梅北史

秋齊作款

七年三月度江襲克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爲軍司  
蕭軌與希光並爲都督軍中抗禮動必乖張頓軍丹楊城下遇霖  
雨五十餘日故致敗將卒俱死軍士得還者十二三劉叔宗名纂  
樂陵平昌人歸昂位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劉孟和名協浮陽饒  
安人聚衆附昂兄弟位終大丞相司馬坐事死其餘並不知所終  
云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曹亦以勇力稱爲爾朱氏守據薊神武厚  
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與從叔爲二曹曹愷田將田舍兒比國  
士遂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阜脰長丈六尺  
以爲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強舉之未幾曹遇  
疾恫聲聞於外巫言海神爲祟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斬衰塋畢  
散曹身長九尺鬢面甚雄臂毛逆如脂鬣力能拔樹性弘毅方  
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卧疾猶申足以舉二人蠕蠕寇范

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於外羣虜莫能彎乃去之時有  
沙門曇讚號爲神力唯曹與之角焉曇讚聞叫聲則勝

論曰高允踐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難卒悟明  
主保己全名自非體隣知命鑒昭窮達亦何能若此宜光寵四世  
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藝用有聞聿脩之義世禮貪  
而無道能無及乎子集學業優道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殞  
德正受終之際契叶亂臣雖鍾淫虐而名亦茂矣乾邕兄弟不階  
尺土之資奮臂河朔自致勤王之舉神武因之以成霸業但以非  
穎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啓疏假手天誅  
枉濫之極莫或過此昂之膽力氣冠萬夫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  
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其餘託而義唱亦足稱云

北史卷三十一

列傳第十九終

北史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

西魏史記卷三十一

崔鑿

兄孫伯謙

崔辯

孫士謙 士謙弟說 說子弘度

崔挺

子孝芬 孫宣猷 曾孫仲方 仲方從叔昂 挺從子季舒 挺族孫暹

崔鑿字神具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世祖洪晉吏部尚書曾祖懿字世茂仕燕位祕書監祖遭字景遇位鉅鹿令父綽少孤學行修明有名於世與范陽盧玄勃海高允趙郡李靈等俱被徵尋以母老固辭後為郡功曹卒鑿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賜爵桐廬縣子出為東徐州刺史鑿欲安新附人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內銅冶為農具兵人獲利卒贈青州刺史安平侯謚曰康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廬子

秉當作康北史避  
唐諱以秉為康此  
傳凡四秉字皆後人  
所改後李良傳及  
康東還鄉與康弟  
習兩秉字皆作康  
此改之不盡者尚  
存也

位終常山太守合弟秉少有志氣陽平王順之為定州秉為衛軍  
府錄事帶母極令時甄琛為長史曾因公事言競之間以拳擊琛  
墜牀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行壽春秉從  
待招致仕俠以為部下總目之謂左右曰吾當寄膽氣於此人累  
遷廣平內史大納財貨為清論所鄙後為燕州刺史為杜洛周攻  
定州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赴救譚敗秉奔定州坐免官太昌  
中除大將軍儀同三司頻以老病求解永熙三年去職薨贈  
司徒公謚曰靖穆長子忻字伯悅有世幹以鄭儼之甥累  
遷兼尚書左丞莊帝初遇害河陰追贈殿中尚書冀州刺史忻弟  
仲哲早喪所生為祖母宋氏所養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悲之  
性恢達常以將略自許以軍功賜爵安平縣男及父秉於燕被圍  
泣訴朝廷遂除別將與都督元譚赴援戰歿子長瑜位至開府中

兵參軍長瑜子子樞學涉好文詞強辯有才幹仕齊位考功郎中  
參議五禮待詔文林館兼散騎常侍聘周使還除通直散騎常侍  
兼知度支子樞明解世務所居稱職因度支有受納風聞為御史  
劾遇赦免仕至上士預尉遲迥事被誅子樞次弟子端亦有才幹  
而文藝為優歷殿中侍御史卒於通直散騎侍郎子端弟子博武  
平末為河陽道行臺郎隋開皇末卒於泗州刺史子博弟子發有  
文才武平末祕書郎修起居注仕隋為秦王文學卒於國子博士  
長瑜弟叔璜頗有學識性好直言其妻即齊昭信皇后姊也文宣  
擢為魏尹丞屬蝗蟲為災帝以問叔璜對曰案漢書五行志土功  
不時蝗蟲作厲當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故致此災帝大怒令左  
右歐之又擢其髮以溷汁沃其頭曳以出由是廢頓久之後卒於  
平陽太守贈本州刺史仲弟叔彥位撫軍叔彥弟季通位司農少



卿季通子德立好學愛屬文預撰御覽位濟州別駕季通弟季良  
風望閑雅位太學博士以征討功賜爵蒲陰縣子累遷太尉長史  
及康東還鄉季良亦去職歸養後位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先康卒  
於家贈尚書右僕射謚曰簡康弟習字貴禮有世用卒於河東太  
守贈并州刺史鑒兄櫛字洛祖行博陵太守櫛子文業中書郎鉅  
鹿太守文業子伯謙

伯謙字士遜貧居養母齊神武召補相府兼功曹稱之曰崔伯謙  
清直奉公真良佐也轉七兵殿中左戶三曹郎中弟仲讓爲北豫  
州司馬與高慎同叛坐免官後歷瀛州別駕京畿司馬文襄將之  
晉陽勞之曰卿騁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務總是用相授臨別又  
馬上執手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卿宜深體此情族弟暹當時寵  
要伯謙與之舊寮同門非吉凶未嘗造請以雅道自居天保初除

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  
壤伯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  
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誦人  
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旣稱恩化  
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以相府  
舊寮例有加授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以弟仲讓在  
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太守下車道以禮讓豪族皆改心整  
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  
不慮不決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巡察恒處上第徵拜銀  
青光祿大夫伯謙少時讀經史晚年好老莊容止儼然無愠色親  
賓至則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爲儀表卒贈南兗州  
刺史謚曰懿伯謙弟仲讓仕西魏位至鴻臚少卿

崔辯字神通鑒之從祖弟也祖琨字景龍行本郡太守父經贈克州刺史辯學涉經史風儀整峻獻文徵拜中書博士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恭長子景儁鯁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修徵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孝文賜名爲逸後爲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爲孝文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少卿卒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歛恤存亡爲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門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贈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喘吐舌以此自晦獲免結死士夜中南走逢賊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死一尺便欺賊曰吾受敕而行賊蕪火觀救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十餘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夜陰失道唯看佛塔戶而行到洛陽持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卽位除東濮陽太守時河北紛梗人避賊多入郡界歲儉饑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封漁陽縣男後除光祿大夫卒子子武襲初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日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臣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加之出後其叔雅有志度蕭寶夤討關隴引爲西征別將屢有戰功封槐里縣伯後行岐州事擊賊歿於陣永熙中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相州刺史

模弟楷楷字季則為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  
被戮唯楷與楊昱以數諫諍獲免後為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  
黨附高肇為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  
語曰莫德郁一貫反孤楷解反付崔楷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疏導之  
便宜事遂施行孝昌初口殷州以楷為刺史加後將軍楷將之州人  
咸勸單身述職楷曰單身赴任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  
肯固志遂闔家赴州賊勢已逼或勸减小弱以避之乃遣弟四女  
第三男夜出既而曰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遂命追還及  
賊來攻楷率力拒抗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  
一身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  
野傷歎焉贈侍中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驃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都督冀州刺史長子士元沈雅有學尚州陷戰沒贈

平州刺史子育玉少以器幹稱仕齊至起部郎子文豹字蔚少有  
文才本州大中正士元弟士謙

士謙孝昌初解褐著作佐郎後賀拔勝出鎮荊州以士謙為行臺

左丞孝武西遷士謙勸勝倍道兼行謁帝關右勝不能用州人劉

誕引侯景軍奄至勝與戰敗績遂奔梁士謙與俱行及至梁每乞

師赴援梁武雖不為出軍而嘉勝等志節並許其還國乃令士謙

先且通隣好周文素聞其名甚禮之賜爵千乘縣男及勝至拜太

師長史以功進爵為子拜尚書右丞從周文解洛陽圍經河橋戰

加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又破柳仲禮於隨郡討李遷哲於魏興

並有功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賜姓宇文氏恭

帝初轉利州刺史士謙性明悟深曉政術吏人畏而愛之周保定  
二年遷總管安州刺史加大將軍進爵武康郡公天和中授江陵

總管安州刺史之例也

周作謙字士謙

下云江陵總管荆州總管荆州刺史州南陽平陽等八防諸軍事荆州刺史是江陵總管其結銜與荆州當亦不異但史略不與而荆州乃總管非此刺史也江陵總管無他事可四江陵總管江陵三守以不書當荆州江陵三守以荆州刺史而總管隨唐等上州三鎮諸軍事荆州刺史而總管荆州等十四州防諸軍事周書又以安州荆州加于總管之是亦無事都督例微有不問此後荆州刺史以為安州總管荆州總管矣此史于此尚因前例其後亦多變文書也

總管荆州刺史州既統攝遐長俗兼夷夏又南接陳境東隣齊寇士謙外禦強敵內撫軍人風化大行號稱良牧每年考績常為天下之最屢有詔褒美焉士謙隨賀拔勝之在荆州也雖被親遇而名位未顯及踐其位朝野以為榮卒於州闔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時祭饗子曠嗣士謙性至孝與弟說特相友愛雖復年位並高資產皆無私焉居家嚴肅曠及說子弘度並奉其遺訓云曠少溫雅太業末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浙州刺史曠弟彭

彭字子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官尚書並略通大義仕周累遷門正上士隋文帝為相周陳王純鎮齊州帝恐其為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召純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請間因顧騎士執而鎖之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左右愕

然而去至拜上儀同及踐祚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陽縣男再遷驃騎將軍恒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十餘年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愷容上每謂曰卿當上曰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為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觀者以為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命彭射之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請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遂遣之及至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藪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莫不歎服仁壽末進爵安陽縣公煬帝即位遷左領軍大將軍時漢王諒初平令彭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卒贈大將軍謚曰肅子寶德嗣士謙弟說

說周作說

周書除使持節崇德  
安義等十三防熊和忠  
等三州諸軍事崇德  
防五州都督管刺史  
官加使持節崇德上  
脫總管三州蓋崇德  
防而崇德十三防三州  
諸軍事崇德防五州  
安州刺史刺史也  
北史不傳前乃書使  
持節崇德等云而則  
去崇德防五州失之  
如

說本名士約少有氣槩旅力過人尤工騎射賀拔勝攻荊州以為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奔梁復自梁歸西魏授武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子從周文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為侯除京兆郡守累遷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改封安固縣侯賜姓宇文并賜名說焉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萬年縣公再遷總管涼州刺史說莅政強毅百姓畏之後除使持節能和忠三州崇德等十三防諸軍事加授大將軍改封安平縣公建德四年卒贈廓延等五州刺史謚曰莊子弘度

弘度字摩訶衍旅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信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為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欬擲下至地無所損訓大奇之後以戰

功授儀同從平齊進上開府鄴縣公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

昌期於范陽鄴公韋孝寬經略淮南以前後勳進位上大將軍襲

父爵安平縣公及尉遲迥反弘度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所

當無不拔靡弘度妹先適迥子為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樓弘度

直上龍尾追之迥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曰今日各圖國事不

得顧私事既如此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大丞相極

口自殺弘度顧弟弘昇使取迥頭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

國公以弘度不時殺迥縱致惡言由是降爵一等為武鄉郡公開

皇初以行軍總管拒突厥於原州還拜華州刺史納妹為秦孝王

妃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所在令行禁止盜賊屏跡

梁主蕭琮來朝被旨以弘度為江陵總管鎮荊州陳人憚之不敢

窺境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平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亂復

弘度脫兜鍪語尉遲  
迥曰相識否今日為國  
國事不得私為親戚故  
得退亂兵不得相辱  
云迥因擲弓于地先是  
迥欲射之故弘度脫兜  
鍪與之言迥所為擲弓  
于地也北史則相識不  
字又則為親戚故三句  
其意

以行軍總管隸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於素素每屈下之一  
旦隸素意甚不平素亦優容之及還以行軍總管檢校原州事以  
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爲河南王妃仁壽中  
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誠其察吏曰人當誠恕  
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鼈美乎人  
懼之皆曰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  
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爲  
武侯車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炙  
三斗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居家子弟班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  
爲當世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弘度憂恚謝  
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彌不得志煬帝卽位河南王爲太子帝  
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使者  
反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  
度憂憤未幾卒弘昇字上客在周爲右侍上士從平尉遲迥以功  
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隋文受禪進爵爲公授驃騎  
將軍歷慈鄭二州刺史襄州總管以戚屬故待遇隆重及河南王  
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卽位歷冀州刺史信都太守位金紫光  
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  
宇文述等同敗奔還發病卒

崔挺字雙根辯之從父弟也父鬱位濮陽太守挺幼孤居喪盡禮  
少敦學五代同居後頻年饑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  
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鄉人有贍遺挺辭  
而後受仍亦散之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工書  
受敕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秦昌子轉登聞令遷

典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令賜帛穀馬牛等尚書李冲甚重之孝文以挺女爲嬪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挺爲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肅爲長史其被遇如此後拜昭武將軍光州刺史風化大行及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臨邊之略因及文章帝甚悅謂曰別卿以來儵焉二載吾所綴文以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顧謂侍臣曰擁旄者皆如此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彞巡行風俗謂曰彞受使巡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寔愧清使之名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巔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蚪龍儵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旣代卽爲風雨所毀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

亡闔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闔門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孝文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遙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采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迄不肯受乃表送都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送贈悉不納散騎常侍趙修得幸宣武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爲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爲司馬固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叙挺終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爲申請遂伯玉恥獨爲君子亦何故嘿然挺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恒典至於自衛求進竊以

羞之詳大相稱歎其為司馬詳未曾呼名嘗稱州號以示優禮卒  
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  
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赴八關齊追奉冥福初崔光貧賤挺膽  
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幼世稱其知人歷官三十  
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欲諸子  
恭敬廉讓因以孝為字及葬親故多有贈賄諸子推挺素志一無  
所受有子六人長子孝芬

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孝文召見甚嗟賞之李彪謂  
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喻殊優今當為絕羣耳挺曰卿自欲善處  
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不敢聞也後襲父爵累遷司空屬定州大  
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澄奏地制八條  
孝芬所參定也遷廷尉少卿孝昌初梁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

酈道元都督河間王榮討之敕孝芬持節催令赴接賊退而還遷  
荊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儻因代焉孝  
芬遂從恒農道南入敵便奔散人還安堵明帝嘉勞之後以元又  
之黨與盧同李獎等並除名徵還又除孝芬為廷尉章武王融以  
賊貨被劾孝芬案以重法及融為都督北討鮮于修禮時孝芬弟  
孝演率宗從在博陵為賊攻陷遇害融密啓云孝演入賊為逆遂  
見收捕全家投梁遇赦乃還後梁將成景儻逼彭城孝芬兼尚書  
右丞為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曰卿女今事我兒與  
卿是親曾何相負而內頭元又車內稱此嫗須了却孝芬曰臣蒙  
國厚恩義無斯語假有斯語誰能得聞若有此聞即此人於元又  
親密過臣遠矣乞對之足辨虛實太后乃有愧色孝芬既至景儻  
等力屈退走以孝芬兼尚書為徐兗二州行臺建義初太山太守

荆州刺史李神儻為  
荆州刺史南道行臺  
領軍司率諸將以援  
神儻因代焉孝芬  
遂從恒農道南入  
敵便奔散人還安  
堵明帝嘉勞之後  
以元又之黨與盧  
同李獎等並除名  
徵還又除孝芬為  
廷尉章武王融以  
賊貨被劾孝芬案  
以重法及融為都  
督北討鮮于修禮  
時孝芬弟孝演率  
宗從在博陵為賊  
攻陷遇害融密啓  
云孝演入賊為逆  
遂見收捕全家投  
梁遇赦乃還後梁  
將成景儻逼彭城  
孝芬兼尚書右丞  
為徐州行臺孝芬  
將發入辭靈太后  
謂曰卿女今事我  
兒與卿是親曾何  
相負而內頭元又  
車內稱此嫗須了  
却孝芬曰臣蒙國  
厚恩義無斯語假  
有斯語誰能得聞  
若有此聞即此人  
於元又親密過臣  
遠矣乞對之足辨  
虛實太后乃有愧  
色孝芬既至景儻  
等力屈退走以孝  
芬兼尚書為徐兗  
二州行臺建義初  
太山太守

赴魏作起

為絕羣耳  
挺曰卿自  
欲善處人  
父子之間  
然斯言吾  
不敢聞也

魏書又孝  
芬為廷尉  
之日當從  
魏書廷尉  
下仍補少  
卿三字



除名是時已為大都  
北山無重被崇  
勅之而亦分除名  
至此不及亦更無  
為廷尉之事四宜改  
李芬子勉以逃得免  
勉弟景勉行入其  
弟宣度官執宣質  
宣靜官略並死于晉  
陽似是坐考芬死北  
史撰作早辛似別有  
標

羊侃據郡反引南賊圍兗州行臺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臺與大都督刁宣往救援與行臺  
于侃時相接至便圍之侃突圍奔梁永安中授西兗州刺史孝芬  
倦外役固辭不行仍為太常卿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後加儀同三  
司兼吏部尚書孝武帝入關齊神武至洛與尚書辛雄劉廐等並  
被誅沒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聞口辨善談論愛好後進  
終日忻然商榷古今間以嘲諛聽者忘疲文筆數十篇有子八人  
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普泰中兼尚書右丞勉善附會世論以  
浮競譏之為尚書令爾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尤為世  
隆所知勉與季景內頗不睦季景於世隆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  
啓用季景勉遂悵快自失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定州大中正秋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逃免後見齊

神武勞撫之天平初遣勉送勳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屬世本氏  
喪亡勉哀號過性遇病卒無子弟宣度以子龍子為後勉弟猷  
猷字宣猷少好學風度閑雅性鯁正有軍國籌略普泰初累遷司  
徒從事中郎既遭家難遂間行入關及謁魏孝武哀動左右帝為  
之改容目送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門即以本官奏門下事大統初  
兼給事黃門郎平原縣伯二年正黃門行軍禽竇泰復弘農破沙  
苑猷常以本官從軍典文翰五年除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將軍時  
太廟初成四時祭祀猶設俳優角抵之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兼  
猷上疏諫書奏並納焉遷京兆尹時婚姻禮嫁聚會之辰多舉音  
樂又厘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繡者猷請禁斷事並施行  
與盧辯等勅修六官十二年除浙州刺史十四年侯景據河南歸  
款遣行臺王思政赴之周文與思政書曰崔宣猷智略明瞻有應

行軍二字  
誤魏作和  
中軍將軍

魏無時字

王恩政欲移行臺治  
所于穎川使魏仲  
本啟陳之又致書于  
以管轄周文令從獻  
北史周文遣使啟開  
即止并致書于魏則  
并宇文理有後且後  
云使人并以管轄亦  
無根知當補正

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思政初頓兵襄城後於穎川為  
行臺并致書於猷猷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寔當今之要地如有動  
靜易相應接穎川既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  
莫若頓兵襄城為行臺所穎川置州遣郭賢守則表裏膠固人心  
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為患使人見周文具以啓聞周文令依猷策  
思政重啓求與朝廷立約賊若水攻乞一周為斷陸攻請三歲為  
期限內有事不煩赴援過此以往惟朝廷所裁乃許之及穎川沒  
周文深追悔焉以疾去職屬大軍東征周文賜以馬隨軍與之籌  
畧十七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賜姓  
宇文氏恭帝元年周文欲開梁漢舊路乃命猷督儀同劉道通等  
五人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于梁州即以猷為都督梁  
州刺史及周文崩始利沙興等諸州阻兵為逆信合開楚四州亦

行臺下當  
有治所二字  
以避諱去  
所上當有治  
字以避諱去

周書晉公護奏猷  
第三女為己知封富平  
公主北史帝養猷第  
二女為己知帝不知何  
由晉指觀恭帝耶抑  
周明帝也周書明言  
晉公護養為己知  
又叙于世宗即位之前  
但不知何以得稱公主  
此俱可疑

猷猷與晉公護語  
刑削太多不見其意

叛惟梁州境內人無二心利州刺史崔士謙請援猷遣兵六千赴  
之信州糧盡猷為送米四千斛於是二鎮獲全猷第三女帝養為  
己女封富平公主周明帝即位徵拜御正中大夫時依周禮稱天  
王又不建年號猷以為世有澆淳故帝王因以公華今天子稱王  
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皇帝建年號朝議從之除司會中大  
夫御正如故明帝崩遺詔立武帝晉公護謂猷曰今奉遵遺旨君  
以為何如對曰殷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既遵周禮無容輒違  
此義雖不行時稱其守正及陳將蔡皎來附晉公護議欲南伐公  
卿莫敢言猷獨進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加撫循而創痍未  
復近者長星為災乃上玄所以垂鑒誠也豈可窮兵極武而重其  
譴責哉議不從後水軍果敗而裨將元定等遂沒江南建德六年  
拜少司徒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文帝受禪以猷前代舊齒授

大將軍進爵汲郡公開皇四年卒謚曰明子仲方嗣

仲方字不齊少好讀書有文武才略年十五周文帝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隋文帝亦在其中由是與帝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爲晉公宇文護參軍轉記室遷司正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時武帝陰有滅齊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復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下晉州又令仲方說下翼城等四城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郊國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策居多宣帝嗣位爲少內史會帝崩隋文帝爲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帝並嘉納之又勸帝應天受命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熲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爲金行後魏爲水周爲木皇家以火承木德之統又聖

少題作小  
夜宮作後

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依漢魏之舊並從之進位上開府授司農少卿進爵固安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明年復令仲方發丁十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朞起爲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帝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庚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至矣陳氏草竊起於庚子至於庚午又子午爲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爲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九年陳災禪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祝融後也爲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媯虞

並以隋改

運盡語跡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國號為隋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為鶉火未為鶉首申為實沈酉為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有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况主聖臣良兵強國富陳既主昏於上人譎於下險無百二之固眾非九國之師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謨芻蕘所見冀申熒燭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徐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口益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火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度如擁眾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

隋作延州

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覽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羅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為行軍總管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授會州總管時諸羗猶未賓附詔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隣望方題于碣小鐵圍山白男弱水等赭都諸賊悉平賜奴婢一百二十口黃金三十斤遷代州總管後被徵入朝會文帝崩漢王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遣周羅睺攻之中流矢卒及令仲方代總其眾拔之進位大將軍歷戶部禮部尚書坐事免尋為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為信都太守後乞骸骨優詔許之卒於家子燾位定陶令宣猷弟宣度位齊王開府司馬恒農太守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位尚書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靜宣略並早卒孝芬弟孝偉

子三燾有涉  
字燾  
字燾  
字燾

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後人皆賣鬻兒女夏樵大熟孝偉勸戶人多收之郡民乃安教其人種植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戶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厲百姓賴之卒郡贈瀛州刺史謚曰簡朝議謂爲未申復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一子昂

昂字懷遠七歲而孤事母以孝聞祖伯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親友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頗綜文詞天平二年文襄引爲記室參軍委以腹心之任及輔國政召爲開府長史并攝京畿長史事時勳將親族賓客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文襄密旨以法繩之未幾間內外齊肅尋遷司徒右長史時左府有陽平人吳賓爲妄認繼嗣事披訴經久長史王昕郎中鄭憑掾盧斐屬王敬寶等窮其獄始末積年鞠掠不獲實司徒妻昭付昂推問卽日詰根緒獲其真狀昭歎曰左府都官數人

不如右府一長史昕憑甚以爲愧武定中文襄普令內外極言得失昂上書曰屯田之設其來尚矣曹魏破蜀業以興師馬督平吳兵因取給朝廷頃以懷洛兩邑隣接邊境薄屯豐稔糧儲已贍準此而論龜鏡非遠其幽安二州控帶奚賊蠕蠕徐揚兗豫連接吳越強隣實藉轉輸之資常勞私糴之費諸道別遣使營之每考其勤惰則人加勸勵倉廩充實供軍濟國寔謂在茲其次法獄之重人命所懸頃者官司糾察多不審練乃聞緣淺入深未有雪大爲小咸以畏避嫌疑共相殘劫至如錢絹粟麥其狀難分徑指爲贓罪從此定乞勒羣司務存獲實如此則有息將來必無枉濫文襄納之後除尚書左丞其年兼度支尚書左丞之兼尚書近代未有朝野榮之度支水漕陸運昂設轉輸相入之差付給新陳之法有利於人遂爲常式右僕射崔暹奏請海沂煮鹽有利軍國文襄以

問昂昂曰亦既官矣須斷人寵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請準關市薄  
 為寵稅私館官給彼此有宜朝廷從之武定六年甘露降宮闕文  
 武同賀魏帝問右僕射崔暹尚書楊愔崔陵邢邵散騎常侍魏收  
 御史中丞陸操國子祭酒李澤曰可各言德績感致所由次至昂  
 昂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之戒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  
 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荅天意帝為歛容後攝都官尚書上  
 勸田事七條尋兼太府卿齊受禪改散騎常侍兼大司農卿二寺  
 所掌世號繁劇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偽又奏上橫市妄費事三十  
 四條其年與太子少師邢邵議定國初禮式仍封華陽縣男又詔  
 刪定律令損益禮樂令尚書右僕射琬等四十三人在領軍府議  
 定帝尋幸晉陽將發救遞相遵率不者命昂以聞昂部分科條校  
 正今古手所增損十有七八轉廷尉卿昂號深文世論不以平恕

相許又與尚書盧斐別典京畿詔獄並有殘刻之聲至於椎繩大  
 事理可明言是非不至冤酷有濮陽子沈子暹齊侯景鐵券告徐  
 州都督府長史畢義緒期舉兵應景又衛尉卿杜弼門生郝子寬  
 告弼誹謗并與元子雄謀逆帝盛怒付昂窮鞫昂皆執正雪免告  
 者引妄獲罪天保三年除度支尚書時有餽藏小吏因內臣投書  
 告事又別有飛書告事者並付昂窮檢昂言笑間成得情告者辭  
 窮竝引嫌狀於是飛書遂絕轉都官尚書仍兼都官事食濟州北  
 郡幹文宣幸東山謂曰舊人多出為州當用卿為令僕勿望刺史  
 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間州不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  
 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瑞謂皇太子曰此是國家名臣汝宜記之  
 未幾復侍宴金鳳臺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  
 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十年除兼右僕射數日即拜為真未幾

私館官給

理可畏

以意添成

還爲兼楊愔少時與昂不平文宣崩後遂免昂右僕射除儀同三司光祿勳皇建元年轉太常卿河清元年兼御史中丞太常如故昂從甥李公統坐高歸彥事誅依律婦人年六十以上免配官時公統母年始五十餘而稱六十公統舅宣寶求吏以免其姊昂弗知錄尚書彭城王洸發其事竟坐除名三年復爲五兵尚書遷祠部天統元年卒贈趙州刺史昂有風調才識奮立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揣上情感激時主或陳便宜蠲省或列陰私罪失深爲文宣所知賞朝之大事多以委之情尚嚴猛每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若前則崔暹季舒爲之親援後乃高德正是其中表常有狹恃意色矜高以此不爲名流歸服有五子第二子液字君洽頗習文藻有學涉風儀器局爲時論所許以奉朝請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爲中書侍郎孝偉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少無宦情沈浮鄉里位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修禮起逆遇害無子弟孝直以子士游爲後孝直字叔廣身長八尺眉目疎朗早有志尚稍遷直閣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介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太昌中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辭不赴卒於家誠諸子曰吾才疎効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干求則非吾意子士順位太府卿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卒號哭不絕見者爲之悲慘志尚貞立博學經史雅好辭賦喪紀持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位太尉汝南王悅行參軍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肉蔬食容貌毀瘠見者傷之孝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

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  
所生旦夕温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  
財物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  
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挺弟振

振字延根少有學行居家孝爲宗族所稱爲秘書中散在內謹敕  
爲孝文所知孝文南討自高陽內史徵兼尚書左丞留京振既才  
幹被擢當世以爲榮遷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卿振有  
公斷以明察稱河內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爲逆禧敗事發  
振窮案之時琇內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爲言之振研覈切至終  
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除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卒於  
河東太守贈南兗州刺史謚曰定振歷官四十餘載考課恒爲稱  
職議者善之子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温厚有風尚位侍御史

加平東將軍卒挺從父子字仲璉少孤有學業位鴻臚少卿封  
高邑男贈瀛州刺史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位廣平太守卒贈殷  
州刺史鎮東將軍謚曰康孟舒弟仲舒位鄴縣令仲舒弟季舒最  
知名

季舒字叔正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具年十  
七爲州主簿爲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齊神武神武親簡  
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  
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拜中書侍郎文襄爲中書監移  
門下機事總歸中書又季舒善音樂故內伎亦回隸焉內伎屬中  
書自季舒始也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詞繁雜季舒輒  
修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靜帝報荅霸朝恒與季舒論之云雀中  
書是我如母轉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歸心



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湊傾身接禮甚得名譽勢  
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  
重如此時勳貴多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  
爲甚被怨嫉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季舒  
從曰一日不朝其間容乃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  
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列其過狀由  
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爲將作  
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楊  
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服除光祿勳兼中兵尚  
書出爲齊州刺史坐遣人度淮平市亦有賾賄事爲御史所劾會  
赦不問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大寧初追還  
引入慰勉累遷度支尚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敕令監造以

判事式爲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爲西兗州刺史爲進典籤於吏部  
被責免官又以詣廣寧王宅決韋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  
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左光祿  
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持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暮年  
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獎勸文學議聲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委  
奏季舒總監內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爲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  
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  
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  
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  
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  
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卽召已署  
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劉述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爲首並

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  
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妻女及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  
室沒入貲產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  
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廝養亦爲之療  
護庶子長君尚書右外兵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郎並流於長城未  
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朝廷罪惡以  
季舒等見害爲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  
並從戮六人之妻又追入官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  
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挺從祖弟敬邕  
性長者爲左中郎將以軍功賜爵臨淄男位營州刺史庫莫奚國  
有馬數百疋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卒於太中  
大夫贈濟州刺史謚曰恭敬邕從弟接字願賓容貌魁偉放邁自  
高不拘檢爲中書博士樂陵內史雅爲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爲  
本部接了無人王敬王忻然容下之後爲樂陵太守還鄉卒挺族  
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旣不爲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尋爲廷尉  
正每有大獄多所據明有當官之譽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遷少  
卿纂恥居其下乃與靜書辭氣抑揚無上下禮入啓求解位後爲  
洛陽令卒贈司徒左長史纂兄穆字子和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  
穆子暹

暹字季倫少爲書生避地教海依高乾以妹妻其弟慎慎後臨滄  
光二州啓暹爲長史委以職事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爲開府諮議  
隨琛往晉陽神武與語悅之以兼丞相長史神武舉兵將入洛留  
暹佐琛凡百後事一以屬暹握手殷勤至于三四琛後以罪被責  
暹亦黜免尉景爲并州起暹爲別駕文襄代景轉暹爲開府諮議

仍行別駕事從文襄鎮撫鄴都加散騎常侍遷左丞吏部郎領定  
州大中正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  
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  
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高  
慎之叛僞與暹隙神武後知之欲發其事而殺暹文襄苦救得止  
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稹嵇曄鄺伯偉  
崔子武李廣皆爲御史世稱其知人文襄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  
朝令暹後通名因遇以殊禮暹乃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文襄  
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文襄曰下官薄有蔬食  
公少留暹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送之旬日  
後文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在道前驅爲赤棒所擊文襄回馬  
避之暹前後表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羨殷州刺史慕容

齊作暹  
尤隙

獻又彈太師司州牧咸陽王恒并州刺史余朱渾道元冀州刺史  
韓軌罪與鄴下諸貴極言褒美且誠屬之先是僧尼猥濫暹奏設  
科條篇沙門法上爲昭玄都以檢約之神武如鄴群官迎於紫陌  
神武握暹手勞之曰小兒任重才輕非中尉何有今日榮華富貴  
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  
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爲擁之而授轡魏帝宴華林園謂神武  
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  
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  
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回賜帝又褒美之於是文  
襄亦催暹酒神武親爲之抃文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  
神武將還晉陽又以所乘馬加綵物賜暹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莫  
不畏服神武崩未發喪文襄以暹爲度支尚書監國史兼右僕射

高祖作  
都督作

委以心腹之寄仍爲魏帝侍讀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爲己任文襄  
盛寵王昭儀欲立爲正室暹諫曰天命未改魏室尚存公主無罪  
不容棄辱文襄意不悅苦請乃從之文襄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  
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文襄亦爲之止臨淮王孝友被  
文襄狎愛數歌舞戲謔於前顧見暹輒歛容而止有獄囚數百文  
襄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以時進文襄意釋竟免司州  
別駕司馬仲粲中從事陸士佩並被文襄歐擊付獄將餓殺暹送  
食藥爲致言而釋之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跪  
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齊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  
辨玄理夜久乃還寢一生不問家產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  
使交易暹唯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繕寫以幡花寶蓋贊唄送至  
館焉然好大言調戲無節嘗密令沙門明藏著佛論而署己名傳

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二令儒者權會教其解周彞兩字乃集朝貴  
名流命達拏高坐開講同郡眭仲讓陽屈服之暹用仲讓爲司徒  
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仲讓官至右丞此皆暹之  
短也文宣初嗣霸業司馬子如韓軌等挾舊怨言暹罪重高隆之  
亦言宜寬政網去糾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文宣從之及  
踐阼譖毀者猶不息帝令都督陳山提舍人獨孤末業搜暹家甚  
貧匱得神武文襄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  
免衆口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役夜則置諸地牢歲餘奴告暹  
謀反鑣赴晉陽窮驗無實先是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  
陰圖之以問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  
瞋乃將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揩拭而翫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  
慮也帝旣鑣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已功以

賸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使行太原郡事遷太常卿謂羣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也初文襄欲以最小妹嫁與暹子達拏會崩遂寢至是讌於宣光殿羣臣多在焉文宣謂暹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長女樂安公主魏帝外甥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故欲作婚姻乃以主降達拏暹尋遷中書監兼并省右僕射是時法網已嚴官司難於剖決繫獄者千餘人暹初上省便大錄囚旬月間斷雪略盡文襄時欲封暹神武亦欲封之暹並固辭文宣數出游多至暹宅以暹女爲皇太子妃李后不可乃止天保八年遷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時諱絳以七女爲四暹言之乃依舊焉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廢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威嚴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十年卒帝撫靈哭之贈開府儀

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曰貞節達拏温良廉謹有識學位儀同三司司農卿周御府大夫大象中使鄴屬尉遲迴起兵以爲總管司馬迴平伏誅初文宣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似荅云甚相敬唯阿家憎兒文宣令官人召達拏母入而殺之投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讐暹兄謀開從祖弟游字延叔少有風概爲東郡太守郡有鹽戶常供州郡爲兵子孫見丁從役矜其勞苦乃表聞請聽更代郡內感之太學舊在城內游移置城南閑敞處親自說經當時學者莫不勸勉號爲良守正光中除南秦州刺史先是州人楊松栢洛德兄弟數爲反叛游深加招慰兄弟俱至松栢旣郡之豪帥感恩獎喻郡賊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游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爲遊數日後游知必不安謀欲出外尋

爲城八韓祖香等所攻游事窘登樓慷慨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爲群小所辱爲祖香等害末安中贈散騎常侍鎮北將軍定州刺史子伏護

論曰崔以文業應利用之秋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爲盛哉辯命業著聞位不遠到逸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楮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若此矣士謙昆弟非武毅見重忠公之稱亦足嘉云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者聞見重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市朝可變人焉不絕至若宣猷之立入朝贊務則嘉謀屢陳出撫宣條則威恩具舉仲方之兼資文武雅長謀算伐陳之策信爲深遠奕世載德夫豈徒然昂智足立功能足幹事霸朝委遇良有以焉而謝彼仁心安茲苛政晚途遭躋理其宜也季舒蹈龍逢之節季倫受分庭之

遇雖遭逢異日得喪不同考其遺迹而榮名一也蓋所謂彼有人

崔季舒即歐魏靜帝三季奮衣而出者陰謀助逆傾險小人也其見殺雖以諫正幸晉陽有天道焉論謂

其蹈龍逢之節則過優矣北齊書此傳與北史全同惟篇首添博陵安平人一句耳蓋北齊缺後人以北史補

其實北史皆襲勳北齊書之文龍逢云本李百藥語

汲古閣  
此書中凡遇學涉二字王校皆乙以愚觀之乃延壽習用之語非誤不當乙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閏三月十一日上午校畢此冊

一春匆忙皆為嫁女刻無寧暇初四日送女出門俗冗

稍息方得從事所業自恨半生謬誤作計事乖角即如姚氏婚姆亦謬誤之甚者所以聞道甚晚讀

書至老方能有得使中年識見即如今日安有悔哉





